

激光清洗工艺参数对TC4钛合金表面除漆的影响

刘伟军,张铭祺,李强*,卞宏友,赵子铭,张栋 沈阳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辽宁沈阳 110870

摘要 采用脉冲光纤激光器对TC4钛合金表面的环氧锌黄漆层进行了激光清洗试验,研究了激光能量密度和激光 清洗速度对清洗效果的影响规律,分析了试样清洗后的表面形貌、表面粗糙度以及物相组成,并测量了清洗后基材 表面的维氏硬度。研究结果表明,清洗效果随着激光能量密度的增加或清洗速度的减小而逐渐变好;当激光能量密 度为4.00 J/cm²、清洗速度为3 mm/s时,清洗后基材表面的物相成分只有Ti和Ti₆O,没有CaCO₃,说明在此工艺参 数下漆层已经完全被去除。彻底去除漆层后的钛合金的表面粗糙度与原始基材表面粗糙度相近,粗糙度为S₃= 2.082 μm。清洗后TC4钛合金试样表面的维氏硬度平均值为368.74 HV,相比原始硬度约提高了7.4%。研究结 果表明,通过合理选择工艺参数,可以有效去除钛合金表面漆层,并获得较好的表面形貌,同时能提升其表面平均 硬度。

关键词 激光技术;激光清洗;TC4钛合金;漆层;能量密度;清洗速度 中图分类号 TN249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788/CJL220718

1引言

钛合金材料因具有强度高、耐蚀性好、耐高温性能 好、密度小等一系列优点,在航空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1]。在工业领域中,为了提高材料的使用寿命、降低 使用成本和增加应用的美观性,材料表面通常会喷涂 防蚀防锈的附着力较高的涂层^[2]。但在复杂的应用环 境下,漆层会出现划伤、剥落、老化等现象^[3],需要除去 表面的旧漆,喷涂新漆。现有的除漆方法主要是机械 打磨、脱漆剂除漆、喷砂除漆等^[4],普遍存在除漆质量 一致性差、基体微损伤、效率低、污染大等问题^[5-6]。激 光清洗技术因具有绿色环保、清洗效率高、非接触式、 自动化清洗等优势^[78],吸引了国内外科研人员的广泛 关注,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

激光除漆的本质就是利用激光脉冲能量在短时间 内使基材表面漆层烧蚀、气化或振动剥离去除,达到清 洗基材的目的^[9],而激光清洗质量与工艺参数的选择 密切相关。目前,国内外研究学者在激光除漆技术的 工艺研究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郭召恒等^[10]研究了激 光功率、清洗速度和脉冲频率对HT250铸铁除漆后的 表面形貌、表面粗糙度和除漆率的影响规律,最后得出 了最优除漆工艺参数。蒋一岚等^[11]通过选择合适的扫 描间距、激光功率密度及扫描次数,成功地将飞机蒙皮 表面的两层油漆层完全去除。赵海朝等^[12]研究了清洗 速度、脉冲频率和激光功率对除漆质量的影响,并且分

析了激光清洗漆层的过程和作用机制。Li等^[13]比较 了不同激光能量密度下金属基体上的涂层烧蚀特征和 涂层去除效果。Zhao等^[14]利用激光能量密度、扫描速 度、重复频率进行了正交优化试验,得到了剥离涂层的 最佳工艺参数。雷正龙等[15]通过毫秒与纳秒脉冲激光 除漆试验,发现不同时间尺度下的激光除漆质量和除 漆机制有很大不同。童懿等[16]研究发现,脉冲频率对 激光除漆后的试样表面形貌、清洗厚度和清洗机理有 较大的影响,同时得出提高脉冲频率可获得更好的清 洗效果。Kim等[17]发现,通过选择合适的能量密度可 以有效地去除油漆和氧化层,而不会损伤基材。 Mateo 等^[18]研究发现,通过选择合适的激光能量和脉 冲频率,能够在不损伤基体的情况下将漆层去除干净。 黄华栋等^[19]通过正交试验研究了工艺参数对Fe元素 质量分数和表面粗糙度的影响规律,确定了最佳的除 漆参数。Li等^[20]研究了不同激光清洗速度和移动速 度下清洗后的材料表面形貌、显微组织、化学成分和 硬度。

诸多学者虽对不同基材上的不同漆层去除工艺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关于钛合金表面漆层的激光清洗过程和清洗后材料表面性能的研究鲜有报道。本文采用TC4钛合金表面涂覆的环氧锌黄漆层为试验对象,进行了激光清洗试验,研究了激光能量密度和激光清洗速度对除漆效果的影响规律及激光清洗后的表面形貌和表面粗糙度,并分析了原因。最后通过物相分析确

收稿日期: 2022-03-30; 修回日期: 2022-04-29; 录用日期: 2022-05-15; 网络首发日期: 2022-05-26

基金项目: 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XLYC1902022)、辽宁省揭榜挂帅科技攻关项目(2021JH1/10400077) 通信作者: ^{*}qlee77@163.com

第 50 卷 第 4 期/2023 年 2 月/中国激光

定了最佳的激光除漆工艺参数。此外,还对激光清洗 后的基材维氏硬度进行了研究。

2 试验装置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的材料为TC4钛合金,主要元素为Ti、 Al和V等^[21]。用剪板机将TC4钛合金板材切割成尺 寸为15 mm×15 mm×2 mm的长方体试样块,在试样 的表面均匀喷涂约35 μm厚的灰色环氧锌黄底漆(由 环氧树脂、颜料、助剂、硬化剂等组成),其具有良好的 附着力且防腐防锈、防水耐磨^[22]。图1为光学显微镜 下喷漆后的试样截面和漆层表面,可以看出,钛合金表 面漆层的分布比较均匀并且漆层表面分布着圆弧状的 大小不均的颗粒。



图 1 形貌图。(a)喷漆后的试样截面;(b)漆层表面 Fig.1 Topography images.(a)Section of specimen after painting; (b)paint layer surface

2.2 激光清洗试验装置与试验方法

图 2 是激光清洗系统的试验装置示意图,该装置 主要由脉冲光纤激光器、扫描振镜系统、控制系统、移 动工作台、传输系统及其他辅助设备等组成。激光发 射口被安装在机器人上,激光器在控制系统作用下发 出激光,通过扫描振镜在X方向的往复摆动和机器人 在Y方向的移动,实现试样表面的激光清洗。



图 2 激光清洗系统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of laser cleaning system

由于漆层较薄,为了提高清洗效率,本试验均采用 一次扫描。试验中使用的脉冲光纤激光器的波长为 1064 nm,最大功率为1000 W,聚焦到试样表面的激光 光斑为边长为1.5 mm的方形平顶光斑,平顶光斑内 的能量是均匀分布的^[23]。设定脉宽为70 ns,脉冲频 率为10 kHz,扫描线宽为10 mm,振镜扫描速度为 3000 mm/s,选择激光能量密度为2.22~4.44 J/cm², 激光清洗速度为3~9 mm/s。

利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分析清洗后的表面形貌并测量表面粗糙度,测量区域大小为1280.088 μm× 1279.821 μm,分析脉冲激光对TC4钛合金表面漆层 的清洗过程。利用X射线衍射仪(XRD)对激光清洗 漆层的物相变化进行表征,试样扫描角度为5°~80°, 扫描速度为8(°)/min。利用显微维氏硬度计测试除漆

前、后的维氏硬度,测量时选择载荷为1kg,保荷时间为15s,分析脉冲激光在去除漆层的过程中对基材表面性能的影响。

3 结果与讨论

影响激光除漆质量的工艺参数较多,但影响效果 较显著的是激光能量密度(e)和激光清洗速度(v)。激 光能量密度^[24-25]可以表示为

$$e = \frac{q}{L^2}, \qquad (1)$$

$$q = \frac{P}{f}, \qquad (2)$$

式中:q为单脉冲能量;L为方形光斑的边长;P为脉冲 激光的平均功率;f为脉冲频率。为了研究不同激光能 量密度和清洗速度下的漆层去除情况以及过大能量密 度对基材的影响,通过改变激光功率来确定激光能量 密度,激光功率以最大功率的10%为变化量依次降 低,直到降到最大功率的50%,计算后得到的能量密 度分别为4.44、4.00、3.56、3.11、2.67、2.22 J/cm²。 清洗速度从9 mm/s逐渐降到3 mm/s。

第 50 卷 第 4 期/2023 年 2 月/中国激光

3.1 激光能量密度对除漆效果的影响

为了研究激光能量密度对除漆效果的影响,选 择激光能量密度在2.22~4.44 J/cm²范围内,清洗速 度为3mm/s,得到的二维形貌如图3所示。从图3(a) 可以看出,当能量密度为2.22 J/cm²时,漆层表面出 现了许多分布不均且大小不同的凹坑,表面漆层相 对比较完整;从图3(b)可以看出,当能量密度为 2.67 J/cm²时,漆层表面呈暗黑色,钛合金基体开始 显露出来,且露出的基体区域呈现大小不一的不规 则分布的圆弧形貌;从图3(c)、(d)可以看出,当能 量密度分别为3.11 J/cm²和3.56 J/cm²时,露出的基 体面积逐渐变大,表面覆盖的漆层也逐渐减少;从 图 3(e)可以看出,当能量密度为4.00 J/cm²时,可明显 看到亮色的钛合金基体且表面无残留漆层;从图 3(f) 可以看出,当能量密度继续增大到4.44 J/cm²时,会 出现过度清洗,钛合金表面产生烧蚀损伤[22],表面呈 棕黄色。由式(1)可知,当光斑大小一定时,单脉冲 能量与激光能量密度成正比,随着激光能量密度的 增加,单脉冲能量增加,激光清洗强度增大,除漆效 果也变好。



图 3 不同激光能量密度下清洗后的表面二维形貌。(a) 2.22 J/cm²;(b) 2.67 J/cm²;(c) 3.11 J/cm²;(d) 3.56 J/cm²; (e) 4.00 J/cm²;(f) 4.44 J/cm²

Fig.3 Two dimensional surface morphologies after cleaning under different laser energy densities. (a) 2.22 J/cm²; (b) 2.67 J/cm²; (c) 3.11 J/cm²; (d) 3.56 J/cm²; (e) 4.00 J/cm²; (f) 4.44 J/cm²

图 4 是激光清洗速度为 3 mm/s 时不同激光能量 密度下试样表面的三维形貌。从图 4(a)可以看出, 在试样表面覆盖着的漆层上存在许多大小、深浅不 同的凹坑。这是由于油漆中的有机黏结剂在激光的 照射下吸收热量发生热分解,由于气化点低,产生热 解气,膨胀气体会突破油漆的约束,释放到空气中^[15], 因此油漆表面形成大小不同的凹坑。从图4(b)可以 看出,露出的基材区域为圆弧形的表面形貌,并且其

第 50 卷 第 4 期/2023 年 2 月/中国激光

周围的漆层侧壁较光滑,基材表面的漆层厚度相对 比较均匀。从图4(c)、(d)可以看出,残留的漆层表 面厚度不均,尤其是靠近露出基材边缘的区域,有较 高的凸起,犹如高低起伏的山脉。从图4(e)可以看 出,基材表面的漆层被全部去除,表面形貌平整光 滑。从图4(f)可以看出,过大的激光能量密度使基 材发生损伤,基材表面的条纹形貌呈现出明显的高 低差异。



图 4 不同激光能量密度下清洗后的表面三维形貌。(a) 2.22 J/cm²;(b) 2.67 J/cm²;(c) 3.11 J/cm²;(d) 3.56 J/cm²;(e) 4.00 J/cm²; (f) 4.44 J/cm²

Fig.4 Three dimensional surface morphologies after cleaning under different energy densities. (a) 2.22 J/cm²; (b) 2.67 J/cm²; (c) 3.11 J/cm²; (d) 3.56 J/cm²; (e) 4.00 J/cm²; (f) 4.44 J/cm²

3.2 激光清洗速度对除漆效果的影响

为了研究激光清洗速度对除漆效果的影响,选择

激光清洗速度在 3 ~ 9 mm/s 范围内,能量密度为 4.00 J/cm²,得到的二维形貌如图 5 所示。从图 5(a)可



图 5 不同激光清洗速度下清洗后的表面二维形貌。(a) 9 mm/s;(b) 8 mm/s;(c) 6 mm/s;(d) 5 mm/s;(e) 4 mm/s;(f) 3 mm/s Fig.5 Two dimensional surface morphologies after cleaning under different laser cleaning speeds. (a) 9 mm/s; (b) 8 mm/s; (c) 6 mm/s; (d) 5 mm/s; (e) 4 mm/s; (f) 3 mm/s

以看出,当清洗速度为9mm/s时,过快的激光清洗速 度导致漆层吸收的热量较小,试样表面依然存在着相 对比较完整的漆层,漆层表面出现许多凹坑和部分凸 起。从图 5(b)可以看出,当清洗速度为8 mm/s时,清 洗速度有所减小,试样表面吸收的激光能量增加,导致 热量积累,漆层表面出现了明显的熔融痕迹和较大的 熔坑。从图 5(c)~(e)可以看出,当清洗速度为6 mm/s 时,开始露出基材,并且随着清洗速度的进一步减小, 激光作用到漆层的时间逐渐变长,试样表面残留的漆 层逐渐减少,由相互连接的片状漆层变为无规则分布 的残留漆层颗粒。从图 5(f)可以看出,当清洗速度为 3 mm/s时,漆层全部去除。由图5可知,随着清洗速 度的减小,在清洗速度方向上的扫描线之间的光斑搭 接率变大,漆层表面的热量积累也逐渐升高,导致漆层 被大量去除,除漆效果逐渐变好。最佳工艺参数是能 量密度为4.00 J/cm²,清洗速度为3 mm/s。在此工艺 第50卷第4期/2023年2月/中国激光

参数下,试样表面清洗效果最好,无漆层残留,且基体的损伤最小。

图 6是激光能量密度为4.00 J/cm²时不同激光清 洗速度下试样表面的三维形貌。从图 6(a)可以看出, 漆层在激光的照射下,表面温度升高导致漆层受热膨 胀并发生热分解,漆层表面出现了许多不规则分布的 凸起和大量凹坑,且凸起部分圆润光滑。从图 6(b)可 以看出,漆层表面出现了较大的熔坑,周围凸起了高 峰,说明漆层受热熔化,形成了高低起伏的熔融痕迹。 从图 6(c)可以看出,当清洗速度为 6 mm/s时,基材显 露出来,在剩余漆层表面靠近露出基材的区域有部分 凸起,但整体表面形貌和厚度分布较均匀,并且漆层表 面有许多分布不均的凹坑。从图 6(d)、(e)可以看出, 表面依然覆盖着许多片状和颗粒状漆层,且漆层边缘 呈圆弧形貌。从图 6(f)可以看出,漆层去除干净后露 出了平整光滑的钛合金表面形貌。



图 6 不同激光清洗速度下清洗后的表面三维形貌。(a) 9 mm/s;(b) 8 mm/s;(c) 6 mm/s;(d) 5 mm/s;(e) 4 mm/s;(f) 3 mm/s Fig.6 Three dimensional surface morphologies after cleaning under different laser cleaning speeds. (a) 9 mm/s; (b) 8 mm/s; (c) 6 mm/s; (d) 5 mm/s; (e) 4 mm/s; (f) 3 mm/s

3.3 表面粗糙度

表1为不同能量密度下的单脉冲能量和激光清洗后的表面粗糙度。从表1可以看出,能量密度在2.22~4.00 J/cm²范围内时,随着能量密度的增加,表面粗糙度先增大后减小。结合图4三维形貌分析认为: 当能量密度为2.22 J/cm²时,单脉冲能量较小,漆层吸收的激光能量没有使表面温度升高很多,漆层保持得相对比较完整,此时粗糙度较小,为S_a=6.439 μm;当能量密度为3.11 J/cm²时,大部分基材已经露出,剩余 漆层受热产生了凹凸不平的表面形貌,如图4(c)所示,此时粗糙度达到最大值,为S_a=24.790 μm;随着激光能量密度的增加,漆层吸收的脉冲能量增加,漆层表面的温度升高,更多的漆层被烧蚀、气化去除,表面粗糙度也逐渐减小;当能量密度为4.00 J/cm²时,试样的表面粗糙度达到最小,为S_a=2.082 μm,此时表面漆层已经清洗干净,并且与原始TC4 钛合金表面粗糙度(S_a=2.091 μm)相接近;当能量密度继续增大到4.44 J/cm²时,过大的激光脉冲能量对基材造成损伤,

表1 不同能量密度下激光清洗后的表面粗糙度

Table 1	Surface	roughnesses	after	laser	cleaning	under	different	energy	densities
---------	---------	-------------	-------	-------	----------	-------	-----------	--------	-----------

Laser energy density/(J/cm ²)	2.22	2.67	3.11	3.56	4.00	4.44
Single pulse energy /mJ	50	60	70	80	90	100
Surface roughness/µm	6.439	20.562	24.790	14.006	2.082	2.533

第 50 卷 第 4 期/2023 年 2 月/中国激光

使表面粗糙度变大,如图4(f)所示,出现了沟壑条纹形貌。

表 2 为不同清洗速度下激光清洗后的表面粗 糙度。从表 2 可知,在激光清洗速度从 9 mm/s 降到 3 mm/s的过程中,表面粗糙度先增加后减小。结合图 6 的三维形貌分析可知,当清洗速度为 9 mm/s时,激 光清洗速度过快,试样表面吸收的热量较小,对漆层的 影响不明显,此时粗糙度 S_a=8.747 μm;当清洗速度为 8 mm/s时,漆层受热熔化并凝固,形成明显的熔融痕 迹,此时表面粗糙度变化幅度较大;当清洗速度为 6 mm/s时,由于露出基材的区域呈现不规则分布的圆 弧形貌以及剩余漆层表面出现部分凸起和大量凹坑, 此时粗糙度达到最大值S_a=24.956 μm;之后,随着清 洗速度的减小,表面粗糙度开始减小,尤其是在清洗速 度从 5 mm/s降到 4 mm/s的过程中,大部分的片状漆 层被去除,试样表面仅有残留的漆层颗粒,所以表面粗 糙度减小的幅度较大;当表面漆层清洗干净后,表面粗 糙度达到最小,为S_a=2.082 μm。

表 2	不同清洗速度	下激光清洗后的表面粗糙度	
-----	--------	--------------	--

Γable 2	Surface roughnesse	s after laser	cleaning under	different	cleaning speeds
---------	--------------------	---------------	----------------	-----------	-----------------

Cleaning speed/(mm•s ⁻¹)	9	8	6	5	4	3
Surface roughness/µm	8.747	20.268	24.956	23.878	2.764	2.082

3.4 物相分析

通过控制激光能量密度和激光清洗速度,发现当能量密度为4.00 J/cm²、清洗速度为3 mm/s时,钛合 金表面漆层基本被清洗干净。激光清洗 TC4钛合金 表面漆层前、后的 XRD 图如图 7 所示,可以看出,漆层 主要物质 CaCO₃和 TiO₂的衍射特征峰非常明显,由于 钛合金表面覆盖着较厚的漆层,因此检测不到钛合金





基材 Ti的衍射特征峰,如图 7(a)所示。试样经激光清 洗后,CaCO₃和 TiO₂的特征峰完全消失,只能检测出 钛合金所含有的 Ti和 Ti₆O 的特征峰,如图 7(b)所示。 说明在激光能量密度为 4.00 J/cm²、清洗速度为 3 mm/s时,钛合金表面的漆层已经全部被去除。

3.5 激光除漆对钛合金维氏硬度的影响

硬度是衡量材料软硬程度的一个指标,指材料对 外界物体压陷、刻划等作用的局部抵抗能力。在激光 清洗过程中,漆层被烧蚀、气化或振动剥离去除,这个 过程基材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使用维氏硬度计测量 除漆前、后TC4钛合金的维氏硬度,测量时标块上显 示的硬度标准差为±10 HV,压痕为菱形,每个试样分 别选取12个点进行测试。图8为硬度压痕位置示意图 和激光除漆前、后TC4钛合金维氏硬度的平均值。

从图 8(b)可以看出,激光清洗后钛合金表面的平均维氏硬度由 343.48 HV 提高到 368.74 HV,约提高了 7.4%。分析认为,当激光照射到试样表面上时,基体表面温度会升高,由于脉冲激光的作用时间很短(ns级)以及高温引起的等离子体冲击波所产生的应力影响,钛合金表层及内部组织发生改变,材料的显微硬度增加,这一过程相当于激光冲击强化作用过程。



图8 硬度测试。(a)硬度压痕位置示意图;(b)激光除漆前、后TC4的维氏硬度平均值

Fig.8 Hardness testing. (a) Schematic of hardness indentation positions; (b) Vickers hardness average value of TC4 before and after laser paint removal

4 结 论

通过激光清洗技术研究了激光能量密度和激光清洗速度对TC4钛合金表面漆层清洗效果的影响,对清洗后试样的表面形貌、粗糙度、物相组成和维氏硬度进行了分析,结论如下:

1)激光能量密度和激光清洗速度对TC4 钛合金 表面漆层清洗效果有很大影响。随着激光清洗速度的 减小,除漆效果逐渐变好;随着激光能量密度的增加, 除漆效果逐渐变好,但过大的激光能量密度会导致过 度清洗,当激光能量密度为4.44 J/cm²、清洗速度为 3 mm/s时,基材发生损伤,表现为基材表面部分区域 呈现棕黄色,表面粗糙度增加。

2)激光能量密度和清洗速度对试样清洗后的表面 粗糙度有很大影响,随着激光能量密度的增加或清洗速 度的减小,表面粗糙度先增大后减小。当能量密度为 4.00 J/cm^2 、清洗速度为6 mm/s时,清洗后的试样表面 粗糙度最大, S_a =24.956 µm;当能量密度为 4.00 J/cm^2 、 清洗速度为3 mm/s时,表面粗糙度最小, S_a = 2.082 µm,这与原始基材表面的粗糙度十分相近。

3)通过合理选择激光能量密度和清洗速度可以获 得较好清洗效果。当能量密度为4.00 J/cm²、清洗速 度为3 mm/s时,清洗后表面物相分析结果显示不含有 CaCO₃成分,漆层已经完全被去除。清洗后钛合金表 面的平均维氏硬度高于原始基材,激光去除漆层的同 时也能够提高TC4钛合金的表面硬度。

参考文献

- 梅述文,成群林,胡佩佩,等.TC4钛合金蒙皮骨架结构件光纤 激光焊工艺研究[J]. 热加工工艺,2015,44(3):83-86.
 Mei S W, Cheng Q L, Hu P P, et al. Study on fiber laser welding of skinned skeletal structure titanium alloy[J]. Hot Working Technology, 2015,44(3):83-86.
- [2] 胡太友, 乔红超, 陆莹, 等. 激光除漆对 Ti17 合金表面组织性能的影响[J]. 表面技术, 2018, 47(3): 7-12.
 Hu T Y, Qiao H C, Lu Y, et al. Effects of laser de-painting on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Ti17 alloy[J]. Surface Technology, 2018, 47(3): 7-12.
- [3] 贾宝申,唐洪平,苏春洲,等.脉冲激光去除树脂基复合材料表面涂层[J].中国激光,2019,46(12):1202010.
 Jia B S, Tang H P, Su C Z, et al. Removal of surface coating of resin matrix composites by pulsed laser[J]. Chinese Journal of Lasers, 2019, 46(12):1202010.
- [4] Zhao H C, Qiao Y L, Du X, et al. Laser cleaning performance and mechanism in stripping of polyacrylate resin paint[J]. Applied Physics A, 2020, 126(5): 360.
- [5] 王晓东,余锦,貊泽强,等.激光脱漆技术的研究进展[J].激光与 光电子学进展,2020,57(5):050005.
 Wang X D, Yu J, Mo Z Q,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laser paint stripping technology[J]. Laser & Optoelectronics Progress, 2020, 57(5):050005.
- [6] 邱太文,易俊兰,程程,等.纳秒脉冲激光清洗2024铝合金表面 油漆涂层特性研究[J].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2021,58(5): 0514001.
 Qiu T W, Yi J L, Cheng C,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nanosecond pulse laser cleaning paint coatings on 2024 aluminum alloy surface

第 50 卷 第 4 期/2023 年 2 月/中国激光

[J]. Laser & Optoelectronics Progress, 2021, 58(5): 0514001.

- [7] 邢宏楠,冉合利,赵慧峰,等.激光清洗技术发展及应用[J].清洗 世界,2018,34(5):23-31.
 Xing H N, Ran H L, Zhao H F, et al.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laser cleaning technology[J]. Cleaning World, 2018, 34(5):23-31.
- [8] 雷正龙,田泽,陈彦宾.工业领域的激光清洗技术[J].激光与光 电子学进展, 2018, 55(3): 030005.
 Lei Z L, Tian Z, Chen Y B. Laser cleaning technology in industrial fields[J]. Laser & Optoelectronics Progress, 2018, 55 (3): 030005.
- [9] Sun Q, Zhou J Z, Meng X K, et al. Mechanism and threshold fluence of nanosecond pulsed laser paint removal[J]. Rare Metals, 2022, 41(3): 1022-1031.
- [10] 郭召恒,周建忠,孟宪凯,等.HT250灰铸铁纳秒脉冲激光除漆 工艺研究[J].中国激光,2019,46(10):1002012.
 Guo Z H, Zhou J Z, Meng X K, et al. Nanosecond-pulsed-laser paint stripping of HT250 gray cast iron[J]. Chinese Journal of Lasers, 2019, 46(10):1002012.
- [11] 蒋一岚, 叶亚云, 周国瑞, 等. 飞机蒙皮的激光除漆技术研究[J]. 红外与激光工程, 2018, 47(12): 1206003.
 Jiang Y L, Ye Y Y, Zhou G R, et al. Research on laser paint removing of aircraft surface[J]. Infrared and Laser Engineering, 2018, 47(12): 1206003.
- [12] 赵海朝,乔玉林,杜娴,等.脉冲激光清洗铝合金表面漆层的技术研究[J].中国激光,2021,48(6):0602121.
 Zhao H C, Qiao Y L, Du X, et al. Research on paint removal technology for aluminum alloy using pulsed laser[J]. Chinese Journal of Lasers, 2021, 48(6): 0602121.
- [13] Li X K, Zhang Q H, Zhou X Z, et al. The influence of nanosecond laser pulse energy density for paint removal[J]. Optik, 2018, 156: 841-846.
- [14] Zhao H C, Qiao Y L, Chen S Y, et al. Stripping polyacrylate paint with a pulsed laser: process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 analysis[J]. Physica Scripta, 2021, 96(12): 125103.
- [15] 雷正龙,孙浩然,田泽,等.不同时间尺度的激光对铝合金表面 油漆层清洗质量的影响[J].中国激光,2021,48(6):0602103. Lei Z L, Sun H R, Tian Z, et al. Effect of laser at different time scales on cleaning quality of paint on Al alloy surfaces[J]. Chinese Journal of Lasers, 2021, 48(6): 0602103.
- [16] 童懿,邱太文,易俊兰,等.脉冲频率对油漆漆层激光清洗作用 机制的影响[J].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2021,58(19):1914009.
 Tong Y, Qiu T W, Yi J L, et al. Effect of pulse frequency on laser cleaning mechanism of paint coating[J]. Laser &. Optoelectronics Progress, 2021, 58(19): 1914009.
- [17] Kim J E, Han M S, Kim J D. Removal characteristics of shopprimer paint by laser energy density in Q-switching fiber laser cleaning[J]. Modern Physics Letters B, 2020, 34(07n09): 2040042.
- [18] Mateo M P, Ctvrtnickova T, Fernandez E, et al. Laser cleaning of varnishes and contaminants on brass[J].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009, 255(10): 5579-5583.
- [19] 黄华栋,丁倩倩,董瑞,等.纳秒激光干式除漆的试验研究[J].激 光与红外, 2021, 51(12): 1570-1575.
 Huang H D, Ding Q Q, Dong R, et al.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dry paint removal by nanosecond laser[J]. Laser & Infrared, 2021, 51(12): 1570-1575.
- [20] Li X Y, Wang D, Gao J M, et al. Influence of ns-laser cleaning parameters on the removal of the painted layer and selected properties of the base metal[J]. Materials, 2020, 13(23): 5363.
- [21] 艾思飞,王非森,汪倩,等.高温氧化钛合金激光清洗机理与工 艺[J].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2021,58(21):2114012.
 AiSF, Wang FS, Wang Q, et al. Laser cleaning mechanism and process of high-temperature-oxidized titanium alloy[J]. Laser &. Optoelectronics Progress, 2021, 58(21):2114012.
- [22] 周如东.飞机蒙皮表面处理和涂层选择及涂装工艺[J].涂层与防 护,2018,39(6):51-54,62.

Coating and Protection, 2018, 39(6): 51-54, 62.

[23] 李志超,徐杰,张东赫,等. TA15钛合金氧化膜激光清洗温度场 有限元模拟[J]. 中国科学:技术科学, 2022, 52(2): 318-332.
Li Z C, Xu J, Zhang D H, et al.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of temperature field in laser cleaning of TA15 titanium alloy oxide film [J]. Scientia Sinica (Technologica), 2022, 52(2): 318-332.

- 第50卷第4期/2023年2月/中国激光
- [24] Miao R P, Wang T, Yao T, et al.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ysis of laser paint removal of aluminum alloy[J]. Journal of Laser Applications, 2022, 34(1): 012002.
- [25] Wen J Z, Li Y Q, Fan J Y, et al. Pulsed laser cleaning of resinbased surface coating on the titanium alloy substrate[J]. AIP Advances, 2021, 11(11): 115212.

Effect of Laser Cleaning Process Parameters on Surface Paint Removal of TC4 Titanium Alloy

Liu Weijun, Zhang Mingqi, Li Qiang^{*}, Bian Hongyou, Zhao Ziming, Zhang Dong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enyang 110870,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ypically, a protective coating is sprayed onto the surface of materials to increase their service life, reduce the cost of use, and improve the aesthetics of the application.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and long-term application conditions, however, the paint layer will deteriorate, necessitating its removal in order to routinely inspect the substrate surface for detects. Traditional paint-stripping techniques have their own drawbacks, and laser cleaning technology has garnered more attention due to its benefits, including high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However, there are few reports on the laser cleaning technology of titanium-alloy surface-paint layers and the surface properties of the cleaned material. Moreover, the quality of laser cleaning appears to be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choice of process parameters. Herein, the effects of laser energy density and laser cleaning speed on the cleaning effect are investigated, and the optimal laser-paint removal process parameters are determined using phase analysis. In addition, the Vickers hardness of the substrate cleaned by laser is evaluated.

Methods The epoxy zinc yellow-paint coated layer on the surface of TC4 titanium alloy was experimentally investigated using a pulsed fiber laser with a flat 1.5-mm² top spot. The pulsed laser had a pulse width of 70 ns, pulse frequency of 10 kHz, a galvanometer scanning speed of 3000 mm/s, a laser energy density of 2.22–4.44 J/cm², and a laser cleaning speed of 3–9 mm/s; accordingly, the single cleaning was performed in the experiment. The surface morphologies and roughnesses of the samples were measured by a laser confocal microscope, and the effects of laser energy density and cleaning speed on the removal of the paint layer were investigated. In addition, the laser energy density was determined by changing the laser power; an X-ray diffraction (XRD) was performed using a diffractometer to characterize the phase transition of the laser-cleaned paint layer to analyze the cleaning quality; Vickers hardnesses before and after paint removal were measured using a Vickers hardness tester, and the effect of laser cleaning on the surface properties of the substrate was investigated.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The paint-stripping effect improves gradually as laser energy density, single pulse energy, and laser cleaning intensity increase. However, the surface of the sample will have brownish yellow striped topography if the cleaning density is too high, causing ablation damage to the titanium-alloy surface (Figs. 3 and 4). As the laser cleaning speed decreases, heat accumulates on the surface of the paint layer and the paint removal effect improves incrementally (Figs. 5 and 6). When the energy density is $2.22-4.00 \text{ J/cm}^2$, the surface roughness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energy density. However, when the energy density exceeds 4.44 J/cm^2 , the excessive laser-pulse energy damages the substrate, and the surface roughness increases again (Table 1). The surface roughness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as the laser cleaning speed decreases from 9 mm/s to 3 mm/s (Table 2). The findings from the phase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 surface composition of the sample after laser cleaning comprises only Ti and Ti₆O, without CaCO₃ and TiO₂,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aint layer is cleaned when the laser energy density is 4.00 J/cm^2 and the cleaning speed is 3 mm/s (Fig. 7). The average Vickers hardness of the cleaned titanium-alloy surface is 368.74 HV, which is approximately 7.4%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original substrate [Fig. 8(b)].

Conclusions With an increase in laser energy density or a decrease in cleaning speed, the cleaning effect is enhanced gradually. However, if the laser energy density is too high, excessive cleaning occurs. Accordingly, when the laser energy density is 4.44 J/cm² and the cleaning speed is 3 mm/s, the substrate is damaged. The damage is observed as the

surface of the substrate becomes brownish yellow and the surface roughness increases. Thus, the laser energy density and cleaning speed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the cleaned sample. In addition, the surface roughness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as the laser energy density increases or cleaning speed decreases. Accordingly, at an energy density of 4.00 J/cm², the surface roughness of the cleaned sample is maximum ($S_a = 24.956 \ \mu m$) and minimum ($S_a = 2.082 \ \mu m$) for cleaning speeds of 6 mm/s and 3 mm/s, respectively, which is comparable to the roughness of the original substrate surface. Additionally, when the energy density is 4.00 J/cm² and the cleaning speed is 3 mm/s, CaCO₃ component is not observed in the phase analysis of the cleaned surface, indicating that the paint layer has been entirely removed. Moreover, the average Vickers hardness of the Cleaned titanium-alloy surfac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original substrate, suggesting that the surface hardness of the TC4 titanium alloy can be enhanced by removing the paint layer with laser.

Key words laser technique; laser cleaning; TC4 titanium alloy; paint layer; energy density; cleaning speed